

東文選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777
冊數	130 (2)
函號	116 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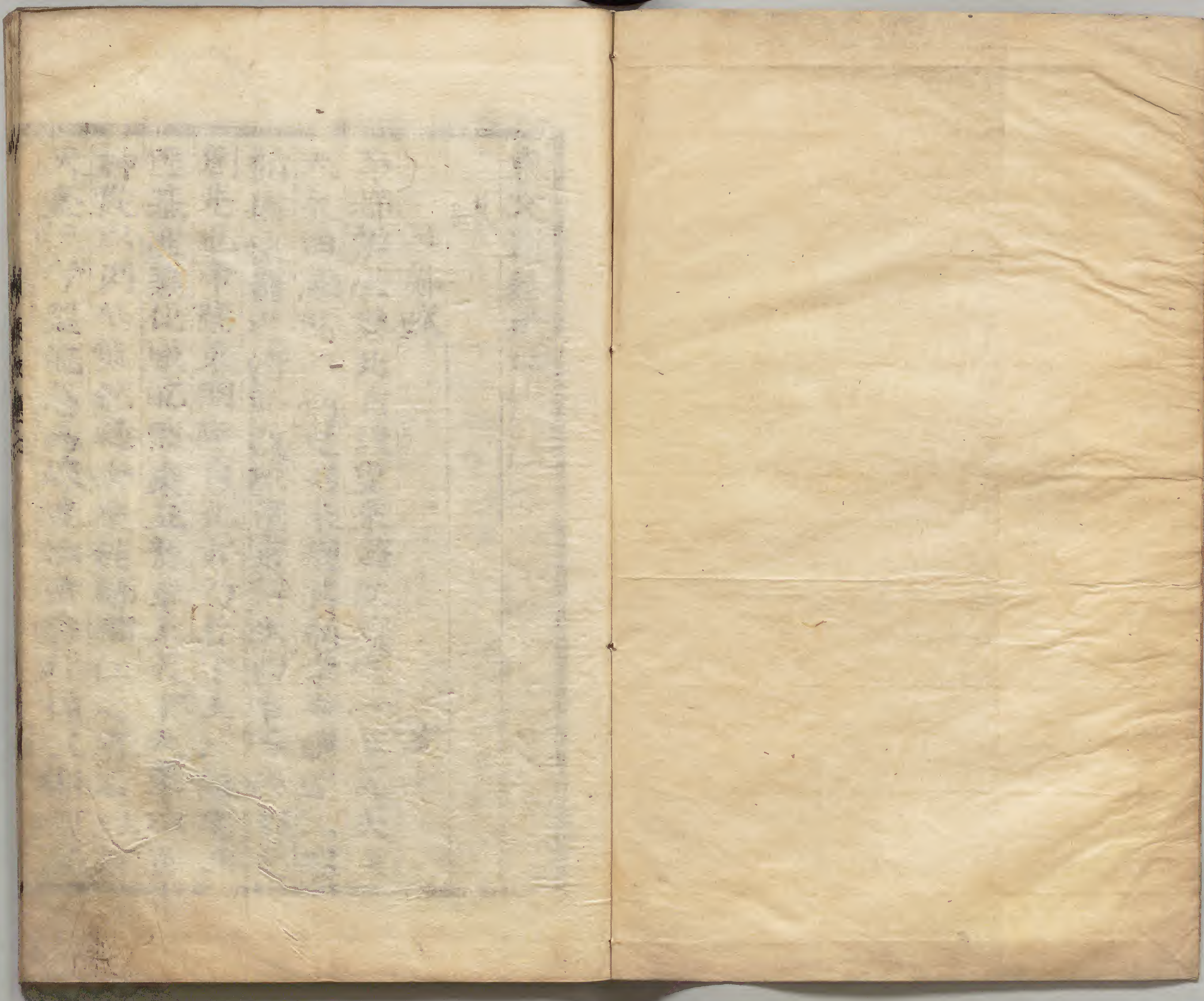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東文選卷之二

賦

三都賦

崔滋

西都辨生與北京談叟來遊江都遇一正議大夫
大夫曰蒙聞二國之名未覩其制幸今邂逅二客
請摠懷舊之情弘我以兩京辨生曰唯唯西都之
創先也帝號東明降自九玄乃眷下土此維宅焉
匪基匪築化城屹然乘五龍車上天下天導以百
神從以列仙熊然遇女來徃翩翩江心有石曰朝
天臺恍兮盤陀忽焉崒嶮惟帝時升神馭徘徊靈

東文選二
祇所宅平壤其祠呼叱風伯指揮兩師怒則白日
霰雷木石交飛又有木覓稼穡是司不耕而禾積
如京坻蔭公庇私介以尤褻若是何如大夫曰神
恠茫誕何以誇爲生曰壯麗之觀則有龍堰闕九
梯宮膠葛廣敞高明窮崇翁闢宇宙冥迷西東天
不能奪其拚鬼不得爭其功遊觀之所則多景跨
蒼海清遠撐半空浮碧臨浩蕩永明架崿嶺衆水
所匯名爲大同島滌晃漾抱鎬欲澧淨鋪素練皎
若青銅兩岸垂楊終日舞風沙平野闊落鴈鳴鴻
青山繞郭四面龍窠細雨披蓑俯見於漁翁夕陽

吹笛遠聞於牧童畫圖難髣賦詠未窮爾乃解錦
纜浮蘭舟中流回首恍然如在鏡屏中也則吾都
形勝誠天下之所獨大夫曰奇觀絕景喪人心目
生曰水而漁則長網一舉奇獲多矣鱮鮓魴鱧鱠
魴鯉鯿鮓鮓鮓固爲賤嗜及當冬月滿江水結
錦鱗珠鱗其下鱣鱣金挺义之百不一脫置盤經
宿凍成玉潔庖丁膳夫鳴刁巧割縷飛霍霍色絕
味絕一下齒霜喉雪此間句失作千載若符先有崔孤
雲者嘗曰聖人之氣醞釀山陽鵠嶺松青鷄林葉
黃紫雲未起預讖興亡鐵原寶鏡墮自上蒼先雞

後鴨斯言孔彰及乎統合三土卜開明堂北峻牛
卧南峙龍翔右懷左抱案花相當八頭三尾東峴
西岡隱嶙屈伏臂角拳商騰精降神吐氣產祥五
川靈派源乎淼茫萬洞滙集流漲滂洋箭馳輪走
朝湊中央涵靈注德滋養百昌青松茂矣三百餘
霜中衰復盛繫于苞桑自古如我應讖立國有幾
帝王大夫曰祖聖龍興應天順人非以地理圖讖
之荒唐叟曰中原大寧鐵馬是產鑛鈔鑿鑿鈺鑪
錄鏘惟山之髓匪石之鑿斲掘根株浩無畔岸洪
爐鼓鑄融液熾爛焰爍陽紋水淬陰縵老冶弄鑪

百鍊千鍛為鏃為鎡為矛為鈇為刀為槍為鑪為
鑪為鋤為鎛為釜為罐器贍中用兵充外扞雞林
永嘉桑柘莫莫春而浴蠶一戶萬箔夏而縲絲一
指百絡始掩而縵方織以樂雷梭風杼腕手霹靂
羅綃綾線縑綉縛縠煙織霧薄雪皓霜白青黃之
朱綠之為錦綺為繡纈公卿以衣士女以服樞曳
絳絳披拂葩赫是誠天府國寶錯落大夫曰尺璧
非寶矧伊金帛叟曰詞人墨客比肩林林紅情綠
意繡口錦心咀冰嚼雪琢玉彫金筆一走也驚雷
迅電難以况其捷疾詩多態也澄江絕壁不足譬

其高深圓熟陳言不踐於古冷生新語別出於今
武夫猛士則衣短後纓縵胡佩蛇劍握龍刀躡蹠
攬搏闕虓咆哮熊擊虎攫鶻掠猿超瞋目語難掉
臂輕趨騎射一發聯的三中杖手一弄飛毬百繞
是所謂國之寶歟大夫曰非也彫蟲亂力君子不
取况弄毬之巧叟曰設官分職內千外萬激濁揚
清舉無愒溷歲命春官選登賢雋青紫滿朝紳垂
笏搢出為廉察或典州郡莫不以冰清玉潔為已
之任不通水火之利况受苞苴之贈斷帶為燈投
錢以飲門羅雀以寂寥食無魚兮冷淡人服其名

自負無玷謂欲威民必用苛慘細察纖微曲照幽
暗吹刮而求疵瑕莫掩於是乎振縲繼揚繩檢扑
之則百杖不厭絞之則重索猶慊吏不完肢體民
盡落肝膽肅肅凌凌慄慄噉嗟而諸難即辨
叱吒而群猾亦震歲增賦而不為重月進膳而不
為諂急徵征稅若督戶歛漕轉陸輸火疾電閃用
儲峙乎國廩則其勤公利國之功言所不盡大夫
曰詐清苛慘民之蠹為害也甚叟曰公卿列第聯
亘十里豐樓傑閣鳳舞螭起涼軒燠室鱗錯櫛比
輝映金碧森列朱翠緹繡被木彩毯鋪地珍木異

卉名花佳蘂春榮夏實綠稠紅蔭敷香布蔭爭妍
竟媚後房佳麗雲衣霞帔盡態極艷列陪環侍玳
筵綺席笙歌鼓吹九醞波漫千疊屹峙如易之需
若詩既醉馳峯熊掌龍肝鳳髓錦簇瓊堆厭飫唾
棄至於士庶桑門釋子居必華屋食必兼味極耳
目之娛誇服飾之異庸奴賤隸胥然僭擬我其冠
戴其幘觴其帶釵其履衣輕服綴爭相耀侈雖雍
洛靡麗之盛莫我敢齒大夫曰噫舊都之流離蓋
以此於是西北二客奮髯作色且怒且慙曰走等
終日言而大夫皆折之願聞江都之說大夫曰二

客豈亦曾聞江都之事乎略舉一緒揚擢而議夫
東海之大凡九江八河吞若一芥蕩雲沃日洶湧
澎湃中有花山金鼇屹戴涯凌葉擁渚岬枝附麗
其枝葉而沙散碁布者江商海賈漁翁塩叟之編
戶也神岳藥開靈丘尊捧架其藥萼而暈飛鳥聳
者皇居帝室公卿士庶之列棟也內據摩利穴口
之重匝外界童津白馬之四塞出入之誰何則岬
華關其東賓入之送迎則楓浦館其北兩華爲闕
二靖爲樞真天地之奧區也於是乎內繚以紫壘
外包以粉堞水助縈回山爭岌業俯臨慄乎淵深

東坡志林卷二
五
仰觀愁於壁立鳧鴈不能盡飛豺虎不能窺闔一
夫呵噤萬家高枕是金湯萬世帝王之都也二客
曰固國不以山河在德不在險大夫曰城市即浦
門外維舟芻蕘往樵歸一葉載浮程捷於陸易採易
輸庖炊不匱廩秣亦周人閑用足力小功優商舩
貢舶萬里連帆艤重而北棹輕而南檣頭相續舳
尾相銜一風頃刻六合交會山宜海錯靡物不載
擣玉舂珠累萬石以硨磲苞珍裹毛聚八區而菴
藹爭來泊而纜碇倏街填而巷隘顧轉移之孔易
何馱負之賽倩爾乃手挈肩擔往來跬步堆積于

公府流溢於民戶匪山而魏如泉之溥菽粟陳陳
而相腐孰與大漢之富饒二客曰至富非蓄積宜
鑑鉅橋大夫曰佛法流於海東尚矣至於今日尤
為信篤像設而歸依則鎔金塑土琢石刻木或線
縷以繡畫繪以貌睟乎端嚴儼若視矍法寶之弘
揚則經律論章禪書祖訣板印墨寫泥金刺血黃
卷赤軸琅函綦帕若開風藏委積磊落禪藍教剎
公寺私堂或社或庵曰齋曰房蠹不知乎幾千萬
坊香火之氣連熏於萬里鍾磬之聲相聞於四方
於是乎厖眉椹袍碧眼菊裳南叢北林竹葦成行

龍象爭蹴金毛竟吼千燈續焰於心心衆海翻瀾
於口口朝焚祝聖之香夕點鎮災之炷猶以爲未
足特創精廬於輦下遠邀方外之道伴青山白雲
逃身而出紫陌紅塵來垂手段槌拂而風雷動捧
喝而雨雹散殺活自在頭頭必斷越前歲因大難
君臣益復痛願一集諸家遮日作梵念佛唱神之
音激切而山岳盡動燃頭燒指之煙紛布而日月
無光精勤苦倒如此其極報應攝護必不可量二
客曰古今奉浮圖莫若梁何促危亡大夫曰方今
主上躬儉而厚下二客即愕然失色避席而跪曰

大夫毋多言只此一言足以知大平極理之美凡
政理清平皆由儉始儉則習俗歸厚胡皇天不佑
胡基祚不長久哉向者走等喁喁响响祇自彰國
累耳大夫曰二子聽之吾以古爲的昔周家忠厚
享年八百漢文衣絺履革其臣多敦厚長者垂祚
罔極唐文皇尚儉欲營一殿鑿秦而止維時房魏
不以理安爲喜故垂統三百餘祀洪惟本朝風化
掩古畏天之威樂天之道以小事大于時保之物
不疵癘元元皞皞歎之不足申其義而作歌曰邈
自陶唐兮下至宋康雖文質沿革之不同兮靡不

由奢儉而興亡西柳兮以濫而顛覆北松兮由侈
以流移西都号煌煌江都惟德之基順天事大風
俗淳熙於萬斯年安不忘危

相如避廉頗以先國家之急賦

相如所避廉氏之奇以我國急難之故非予心畏
懼之爲顧彼大賢與私讎而不遇殆非他故念我
邦之將危昔者臣惠王者雖多肩藺氏者未有奉
使於外則得還和氏之璧從上而遊則俾擊秦王
之缶然則且論功考績雖大山莫及其高故越序
超資於中國卓居其右時廉頗謂伊人身起於賤

何今日位居我先吾不忍爲之下矣若相逢必當
辱焉相如曰俾吾國鼎峙而安唯二人耳儻異日
角鬪而死若兩虎然於是君臣之會則稱疾不朝
道路相逢則迴車而避如此者何畏於彼唯止乎
爲國而已讓其讎敵居常隱匿而行以我邦家恐
有危亡之事何則壯士一怒則不死何俟賢人俱
亡則治國者誰故我公之避也念此邦之殆而笑
宰嚭有隙於子胥吳國見敗羨玄齡同音於如晦
唐室致綏有以見一則戰攻而日闢四方一則智
勇而威伸列域儻二子爭相爲死彼一邦罔有定

極始同遷史不與會而不與爭終合軻書利吾家
而利吾國夫然後負荆謝罪而求無嫌隙刎頸爲
交而罔不協和既當時合謀相輔伊爾國不固而
何昔反以我爲讎無幾相見今聊與子如一亦孔
之嘉向若旣妬嫌我亦振怒以一朝睚眦之憤有
兩臣死亡之故則安得以弱趙千乘之威使諸侯
而畏怖

紅桃井賦

李仁老

栢堂東麓有泉澄淥泠然流出於石縫若漱白雲
之幽谷旱而不渴響如琴筑縈迴六七許步然後

入於溝瀆遂使傍泉而居者皆快意於挹掬隴西
子茹蔬得飽以手捫腹岸掩菴之烏紗杖鏗鉉之
龍竹踞一石露雙脚按碎冰霜吞吐珠玉豈唯火
日之可逃亦復塵纓之已濯徐嘯歸來溪風藪藪
展八尺之風漪枕數寸之癭木夢白鷗而同戲任
黃梁之未熟飄飄乎如駕八龍而到瑤池聞金母
之一曲浩浩乎若泛枯槎而渡天河驚蜀都之賣
卜則何必錦障紆四十里胡椒蓄八百斛打就金
蓮盆然後濯吾足

玉堂栢賦

歲在己酉冬月向闌隴西子入直於金鑿銀蟾影
倒玉漏聲殘及酒醒而夢覺時矯首以憑欄杳無
所見霜天漫漫唯餘紫閣與朱樓森然掩映於有
無間有一蒼髯君子立中庭而不倚瘦鶴將騫老
龍欲起歛風雲於尺地若有待於知己者僕乃琅
然擊檻而與之語曰齧頂之署號神仙府夜還則
蓮燭分輝曉入則花甌承步蛾眉呵筆龍巾拭吐
珠川玉樹以邀以遊青鸞紫鳳可驂可馭固非烟
火食者所到處也今汝何由而客寓哉君子於是
揚眉吐氣奮袂驤首而答曰夫以玉川子之豪邁

猶親竹弟白太傅之高逸尚與松友僕雖臃腫離
竒不爲世人所購然冰枯雪瘦可以配先生之高
趣雨嘯風嘔可以續先生之秀句歷千載而愈茂
可以薦先生之遐壽苟許忘年之契則不與草木
同腐矣

成王氣稟胎教德與年豐賦

姜彰瑞

形雖假外善必由中故成王氣稟胎教於周室德
與年豐富情因腹養之規所習者正啓理並天齊
之筭其求無窮觀夫有爲之君始稟其氣或九廟
儲齡而授以符應或二儀協和而示其圖緯况資

胎教協于內藏于中宜及君臨道之尊德之貴故
成王以嗣王之聖在靈妃之胎庶應昌期而作也
紹興先業之艱哉當哀哀在母之時受真於善有
顯顯宜人之美隨歲而恢何則生乎善者鮮不保
年溢其異者是謂成德顧宣聰之備此由將誕而
有則始當震索稟帷幄之攸行終啓离明與春秋
而罔極議夫學於既壯者祇自勞耳得於未誕者
不亦善乎故上聖自然胎受即洪休與其年俱商
王勃興自應禎於墜卯夏后誕作由見孕於吞珠
此際文武之業兮實復屬予周召之誠兮未能責

朕茲以聖繼聖之理實與生俱生之稟四方有大
平之樂穆穆迓衡百姓騰既醉之歌皇皇真枕實
可謂宜其百福胡不萬年聖烈光明于歷代頌聲
洋溢於普天玄成贊云制禮樂而興功業元稹嘆
曰蘊道德而進聖賢方今守位以仁奉先思孝穆
然天表之盛德發自蘭闈之內教殿下所稟若茲
彼成王奚足與校

道闕一和槐橘合爲兄弟賦

鄭義

一和之闕大道所施故教槐橘之異者合爲兄弟
以親之大樸含鈞造之原理同戢戢殊根宛天生

之戚義協怡怡原夫槐之生洛北是鄉橘之產江南其所花不待共時而發品又難同日而語以此爲兄也弟也理則伊何因而推父兮母兮道之所許此蓋強名曰妙叵測其爲或磅礴乎萬化或包含乎兩儀以無方無體之靈原包氣作氣彼異品異形之植物若枝連枝何則心如膠合則胡越爲不約之親情若豆分則管蔡有流言之變苟妙原所協者和即異種同爲之眷先天先地牢籠萬物於頭頭宜夏宜秋華萼一家之面面議夫氣之所鍾有同而異理之所管雖異必同宜彼二般之合

歸于一化之融物有萬殊入牝室精神之內幹雖兩立在鵠原首尾之中豈非友于弟者兄之常恭厥兄者弟之義何頑木如茲共貫蓋洪鈞所自變異商山中白髮四皓可稱曰昆漢殿下黑頭三公是謂之季則知苟非道母誰養物兒兮大德旣云廣博其玄功不可思惟陳生云蘭菊異芬徒拘淺見莊叟曰苴藜反味誰謂大知本朝皇矣聖人赫茲至道覆天爐而化物扇法風而偃草故林林萬種含靈皆不出於元造

春雷作龍蛇不安於蟄戶賦

李堅

蛭甲之屬龍蛇最奇於蟄戶何不安也蓋春雷作以殷其淑景方融俄報新聲之發潛鱗歛起各離舊穴之畢原夫暑往寒來陰消陽息以天時或代或謝故物理有通有塞適當冬慘雖龍蛇豈得效靈必待春迴遇雷霆然後奮力茲故仁風蕩漾和氣氤氳寒威斂於北陸暖律吹於東君虺虺揚鼓物之音旬天振地一一奮踏泥之迹游霧升雲何則在幽之物久屈乃伸驚蟄之聲無遠不聞故彼蜿蜒之狀起自殷旬之韻振百里驚遠也鼓動於時雖二虫無知乎騰躍而奮議夫龍之爲德也其

神莫測蛇之爲靈也其變難知然欲解穴居之蟄必且須雷奮之時萬里雲霄知有騰驤之路一聲雷雨忽成變化之期豈非出猶隋澤之中殷彼周山之側此驚雷所以作解宜神物動而自得幾年化劍願逢雷煥之知他日含珠應報隋侯之德旨哉外奮凌霄之勢內懷澤物之思顧爾與潛者伏者蓋本由鼓之動之葛亮廬中已被顧三之寵子推山下誰興棄一之悲

王者之興必卜筮決天下賦
無名氏
卜惟定事筮乃質疑故王者之興也誓天命以決

之肇立丕基謀及著龜之策靈承上帝考其成敗
 之期余嘗考天人相與之際或眷佑而使受厥命
 惟幽明交感之源或勦絕而用殄厥世然上下之
 懸隔固無臭以無聲欲吉凶之先知盍謀龜而謀
 筮因以是圖是究載謀載惟體卜誓於商史遵占
 用於箕疇惟明象數之微以觀其度顧諟蒼窮之
 意永孚于休是何災祥兆於幾微禍福相為倚伏
 故應天而肇造必即命而穆卜革字虎變將興不
 拔之基吏決狐疑膺受無疆之祿議者曰曆數歸
 于德也何必稽謀於爻象鬼神依于人也何必探

索於陰陽然不考於著蔡烏得察其興亡明用誓
 疑美祗承之周后非敢違卜嘉恪謹之殷王勿謂
 人民既衆而可創洪基山溪既嶮而可關大邑凡
 欲啓興而統者莫若稽天而謀及玩占觀象始符
 易繫之辭受祿于天終合大明之什且彼出獵小
 務也天后占其利害遷都常事也成王考其廢興
 况啓邦基之草創盍誓帝業之奉承王業等於山
 河可長可以國壽齊於箕翼不騰不崩此際大邦
 小邦近者遠者手之舞而足之蹈安無傾而貧無
 寡其所然者無他焉盍考卜而明於取舍

義於人者和於神賦

無名氏

曰 聖主奄御昌辰何使神和於當世蓋以義行於兆人闡無偏無黨之風驅民于理彼至寂至玄之鑿惟德是親大抵禍以惡隨福因善至此靈鑿所以相應雖人君不可求媚然則克明峻德欲柔凡百有神宜與眾人未嘗行一不義故王者躬臨紫極業應黃河一政教也罔不適正一神祇也庶幾以和至理無頗廣被庶繁之類幽靈交感洽臻悅樂之多何則義為君所杖馬人乃神之主也故王道一於遐邇即幽歡格於上下民知正道化已

洽明如穆如神感皇風樂而無恫者怨者議者曰玉帛之重也可以事鬼黍稷之馨也足以感神然欲致其和悅莫若理乎群倫鬼莫不寧自夏王之務德神之式穀由周后之宜民故知道偏則政不明民怨則神不喜既元后無和而理也彼眾神不樂而何以平明不異內外既符蜀主之化民天人率得歡欣動是漢家之啓理向若德則薄矣義不行於使怨氣彰聞于上而黎民不恒其居則安得化浹洽教彰明祥無不至鬼濛鴻祇業戢樂且有餘方今道尚公平心無彼我既臻盛德之遐格行

見高虛之下墮福祿如此其川增非吾明主則奚可

李勣應時掃雲布唐陽春賦

閔漬

掃雲之後回春者誰在唐家而布德惟李勣之應時偉予間世之良臣蕩除紛擾宛彼蘇民之暖律遍洽純熙昔者開貞觀之太平有文皇之盛德洽臻海晏於千載奄統星分之列域雖已致黎蒸之乂恭以正南不幸因胡虜之頑患猶在北英公於是喟然興歎罔或不勤盡忠誠之貫日馳勇氣之如雲以謂為王爪牙苟未能撥亂定國在人耳目

其誰曰竭力事君因以縱橫出奇進退有律威益重於遠振德必期於廣布劍頭雷擊實多軍靄靄之氛海內葵傾則一代溫溫之煦何則頑俗之聚也有甚乎霧至德之行也可比乎春故我掃妖氛之積予以迴淑景之新育物如春類孔明之匡蜀主當旱為雨殊傳說之作殷臣旨哉廓然遐域之求晴實是我公之一掃既寰區咸歸於殊惠肆邦家自此而能保未聞甲士更瞻千里之黑雲誰嘆胡兇輕犯五原之綠草彼有李廣鎮邊而胡不入境茫遷當邑而狄不侵疆此亦幾乎秉德安可謂

之布陽乾清坤夷風日塞邊之溫暖家給人足笙歌閭里之歡康

志士口與心誓守死無二賦

無名氏

志士所貴直道而行乃為誓於心口固無二而死
生形於言發於中切陳素願糜其軀粉其骨一乃
丹誠大抵忠誠孰不願而貫霜直節皆欲期於如
矢然及危亡之至也能持操貞者鮮矣故衆人未
有一節廢欲全生唯志士誓無二心獨不畏死此
蓋廓揚大度特立當年節若貞松之拂雪心如長
劍之倚天鼓舌披肝特發丁寧之語捐身殞命勿

更操履之堅何則寧殞其生不失其義故我礪心
而抗節願無違害而就利有如皎日切陳旦旦之
言雖致黃泉勿改堂堂之志且彼季倫之妻也誓
效死於金谷共伯之妻也矢靡他於栢舟彼二女
尚守其志况丈夫益壯其猷不懼兵刃心益堅思
廣壯節苟利社稷死無悔

忠

議者曰身者

親所遺也慎勿毀傷命者天所授也必當順守然
節義有甚乎此宜險難免之無苟比夫士貴伐叛
獠之日終不顧身雍門越齊境之時亦能刎首豈
非斧鉞在前而視之如芥鼎鑊在後而顧之若冰

既奮雄圖之若是苟非壯士則誰能執義曰無二
心堪嘉宋氏虛死不如立節且異季陵夫然後成
仁之美雅合於魯論遠害之情莫推於毛什詐士
見義而斯懼懦夫聞風而有立彼何人予何人苟
礪節何患乎不及

嗜欲皆同惟賢者節之賦

嗜誇性水欲蕩心淵此皆同於有衆其能節者曰
賢想彼庶人孰無心於好利獨吾廉士不過度以
省愆原夫性本中含物由外觸輕暖之好兮誰不
隱於身體聲色之美兮罔不悅於耳目逞是欲也

實爲人之所罔儉以節之苟非賢者而孰茲故已
所行者心焉念之見利有不虧之義臨財無苟得
之思繫中心所好之資曾不異衆以清節不移之
故慎勿踰涯是何惟人之心也萬有不同其性之
好也一無所別故衆心莫不徇利而哲士獨能礪
節大欲在食晏子無三豆之重所寶惟金楊震有
四知之說至哉和氏之璧隋侯之珠茲衆俗所以
爲重獨君子好之則無要石與甌豈求羸美矣昌
黎先覺從心所欲不踰矩矱闕里真儒彼有玉
夷甫之口不言錢崔良伯之手不執玉惟本心豈

無其欲蓋廉節有異於俗潔白之情同皎日益礪
操持富貴於我如浮雲勿求利欲議夫辭粟而餓
者西山之義士厭酒而反者東郭之良人宜取捨
於二者慎操履於一身與赤松而並遊羨知足之
張氏愛綠珠而速戾嗟好色之季倫噫世及衰微
人無純厚如李登之地癖兮何厭之有若蕭宏之
錢愚兮亦孔之醜殊不知行節義於寡欲小私流
清名千載之後

賈誼請獵猛獸不搏畜兔賦

文帝之佐賈生其賢所請者獵猛獸耳不在乎搏

畜兔焉繫犯境洶洶之強胡願言即獲若在囿爰
爰之畜獸奚足以畋原夫昔高祖始創洪都有孝
文嗣開今緒闢上林閑曠之地爲萬乘幸臨之所
恃國家晏然無事雖貪射獵以自娛蓋邊境隣於
莫強尚有頑凶之難禦于時彼洛陽少年之傑自
長沙被召而歸見凶奴暴難可制嗟大漢忍不能
威且禽獸更翫於後時曰所樂也未晚若豺狼不
制於今日其爲患者幾希於是曲察行爲明詳制
度乃草諫於一朝欲繩愆於萬務克修虎備但懷
絕域之頑民勿作禽荒而捕禁苑之狡兔何則勞

而無益者是敗之樂縱則不可者曰敵之勅故願
當胡而試獵毋將搏獸以恣情人三千牧野之師
威高却敵里七十文王之囿德沛好生議夫育國
之獸終亦焉歸寇邊之人以將難服宜繫遠方之
有敵莫擒御園之所畜諫獵獸於轍下稍同獻賦
之長卿誓肉虜於盃中僅類叫閭之杜牧至如一
劍之獲兮皆是獸心人面一鏃之殪兮固非兔脚
雉頭既能盡敵而返更無侵境之憂鯁議一封非
魏絳和戎之請龍沙千里若干紅閼戰之蒐此際
下焉國耳而切於忠言上焉隣哉而嘉乃丕績顧

一時之所羨雄千古以無敵今本朝靜守而養兵
何更獵乎戎狄

漢成帝勿易折檻以旌忠臣賦

所諫者直敢忽其情故成帝勿修折檻為漢臣留
表以旌偉我聖神乃置彫欄之摧破居常鑑戒用
彰烈士之忠誠原夫昔炎室晏然大平有朱雲忠
而直犯庶引君而當道惡為師者不範且說安昌
之罪叫入帝闈忽逢御史之威攀折殿檻時朝臣
共看此輩各獻其謀謂匹夫不敬之故也當萬乘
作言者可乎帝曰耿介孤忠亘千古未之有分明

遺迹雖一日不可無又况聞其誹謗者立木於其
前受其言責者作銘乎其側今我當折檻之諫可
不想迴天之力何必改作軒然著手之餘曰篤不
忘露示匪躬之直何則克明之主樂聞鯁議好諫
之臣切犯龍顏故欲旌其忠議無易檻之折攀肯
將金壁之光輝當理於後但惜琅玕之議論尚在
其閒議夫軒之摧折也徒損丹青臣所敷諫者無
非藥石寧未穩於依凭可忽爲之改易殊唐后納
書粘壁乃表直言異周王集囊作帷以旌群策即
知思人之策則必可爲戒見檻之毀則忠亦尚新

宜不易攀援之迹以此知慷慨之臣敝予又改爲
兮非吾所欲見其參於前也嘉乃克仁

東文選卷之二

二六三

二七

